

百 科 小 叢 書

莎 士 比 亞

周 越 然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百 科 小 叢 書
莎 士 比 亞

周 越 然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莎士比亞

目次

第一章	莎士比亞略傳	一
第二章	莎氏劇本述要	九
第三章	莎氏詩篇述要	三一
第四章	莎氏文法	三四
第五章	莎氏詩律	四二
第六章	小泉八雲對於莎氏的評論	五八
第七章	研究莎氏的書籍	七〇

莎士比亞

第一章 莎士比亞略傳

莎士比亞「威廉」(William Shakespeare)於一五六四年四月在窩爾維克(Warwick-shire)州的斯特拉佛德(Stratford)鎮誕生，四月二十六日受着洗禮。他的父親叫莎士比亞「約翰」(John Shakespeare)，母親叫阿登「馬利」(Mary Arden)。約翰是該鎮有名的商人，彷彿是製手套或是硝皮的工匠，和皮貨及羊毛的販賣者；他歷任自治區官，巡警，會計員，鄉長，地保等職，頗得地方的信仰。莎氏幼時曾進過斯特拉佛德鎮的初等義塾，那裏的主要課程是拉丁文和文學。那時候學校的課程表，總要包括薩勒斯特(Sallust)，西塞祿(Cicero)，忒棱斯(Terence)與維得(Ovid)，賀拉西(Horace)，味吉爾(Virgil)等人的讀物。有人說莎氏幼年因他的父親

貧窮而輟學。考約翰於一五七七年和其後幾年內很受經濟的壓迫，便可證實這句話了。

一五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莎氏和其鄰村勾吐累（Shottery）的女子哈塔威〔安〕（Anna Hathaway）結婚，次年五月，生了一個女兒叫蘇散南（Susanna），一五八五年二月，又生了雙胞胎一男一女，男的叫哈謨涅特（Harnet），女的叫朱狄司（Judith），除掉這些而外，我們殆不知道他家庭的歷史，只知道哈謨涅特於一五九六年殤了，兩個女兒卻都出嫁，和她們的母親都做了莎氏的後死者。莎氏和他妻子的結婚生活，有種種傳說認為不幸，但沒有事實可以證明。

莎氏什麼時候離却斯得拉佛德，或是到了倫敦，我們不能夠知道，有人說他因為偷了琉息「托馬斯」勳爵（Sir Thomas Lucy）的牲畜，被逐出境；有人說他本來做一個屠戶的學徒，可是他背了契約，逃到倫敦，在某戲院裏謀得差使；更有人說他曾某時期內做過鄉村教師。這些傳說，攏總沒有一點兒證據，照一般的意見，都說他在一五八五或是一五八六年纔到倫敦不久便在那戲院裏幹了職務。我們第一次從那少年諷刺家兼劇曲家格麟「羅伯」（Robert Greene）所著的一本很荒謬的小冊子裏（一五九二年秋季出版，在格麟死了以後）瞥見着這伶界鼎鼎大名的

的莎氏；牠警告伶界同志，叫他們反對那些拾他們牙慧去做劇本的俳優，『借孔雀毛去裝扮自己的烏鴉』一般人都相信這『烏鴉』是暗指莎氏，暗指他起初做劇曲的時候把格麟們所著的那些關於亨利第六（Henry the Sixth）的幾篇劇本改竄了一下。不到幾時，那小冊子的出版者聲明道歉，自認不是，說書中被諷刺的作者的一個，其接物非常誠懇，其行文非常秀美，那被諷刺的作者，不是莎氏是誰？

一五九三年之早期，莎氏刊行了那叫做維那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而且很合當時體裁的一首詩。這首詩很博得社會的嘉許，所以一五九四年又刊行了琉克里斯的被姦（The Rape of Lucrece）。兩首詩的題跋，都供獻給那少年的掃桑波敦伯爵（Earl of Southampton），他那時候的眷顧者，究竟那伯爵以後是否仍舊眷顧着他，我們實不得而知。

據確切消息，莎氏初入伶界時，係服務於盆布魯克貴族公司（Lord Pembroke's Company）。彼時該公司之編劇主筆為馬羅（Marlowe），莎氏大約是他的學生。不過我們實在知道莎氏由學生升為職員的時候，他已經在柏貝治（The Burbages）父子公司服務，那父親是伶界經理的巨

璧，那兒子是悲劇伶人的領袖。這個公司叫做御前大臣 (Lord Chamberlain's) 一五九四年纔佔有那名叫 The Theatre 的戲院。那年十二月二十六及二十八兩日，女皇在格林維基宮 (Greenwich Palace) 看兩齣打諢短劇，那時伶人裏出現着莎氏的名字；並且在二十八日那一天，我們又查得莎氏在格雷旅館 (Gray's Inn) 排演他自己所著的錯誤喜劇 (Comedy of Errors)。那末，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相信他那伶人，詩人，劇曲家的名譽是確乎不拔了。

以後幾年，他更是一天一天的加倍利達。他在一五九七年買了新居 (New Place)，他的故鄉中一所最大的房子。他的名字於一五九八年在他的那些劇本的表題紙上面大書而特書，雖則以前的出版者都不肯將牠寫出。一五九九年，倫敦某處建了一所堂皇壯麗名叫環球 (The Globe) 的新戲院，並招股份去經營牠，莎氏即其主要股東之一。他的偉大的劇本，從朱理亞凱撒 (Julius Caesar) 到科立奧雷那 (Coriolanus) 和載在準孫 (Jonson) 劇本裏的若干篇，也許就是爲環球戲院而作。這種營業的繁昌，我們有很多的證據；莎氏從股份得來的歲入，估計不一，自七十五鎊至一百五十鎊。還有他由伶人名義得來的紅利，由御前演劇得來的包銀，由編纂劇本得來的版稅。那

未一百五十鎊，或可以代表他後來幾年的收入。他那時候英國金錢的購買力比之二十世紀的初期，可算是增加四倍至七倍。一六〇二年，莎氏在斯得拉佛德附近購地一百零七英畝，這樣便大大的擴張了原有的財產。彼時一年中的大部份，他雖則常住倫敦，可是在本鄉卻有許許多多追欠的控案，因此可知他和桑梓之邦是不絕地發生關係的。比方，一六零四年，他爲着一件控案須出席本鄉法庭，曾寄寓在克黎布里革特（Cripplegate）的一個商人的家裏。

莎氏也許是厄色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的好友和黨徒。他在亨利第五（Henry the Fifth）的開幕請那，很讚揚這位和掃桑波敦伯爵同謀反抗女皇的伯爵。有人於莎氏短詩第一百零七首中尋得其歡頌詹姆士帝（King James）登極之意，因爲掃桑波敦就在那時候出了監獄。這些話都不能確定，但莎氏的伶業確然是很被新帝的恩寵。新帝提倡戲院，極其熱心，他到倫敦只不過幾個禮拜，便把御前大臣的伶人升作「御伶」了。一六〇四年三月，御駕將出巡都城，其時有九個伶人選入扈從，賞穿朱衣，莎氏則居九人之首。也許他在這時候辭去了舞臺上的劇務；總之一六〇三年是他演劇最後的一年，自一六〇五年以後，演員姓氏錄中便不再見他的名字。

他於一六〇八年他的母親死了以後，曾回到斯得拉佛德，做一個鄰人的兒子的教父。大概從這時期起，他住在本鄉的多，住在倫敦的少，有一種很長久的傳說，說他晚年回到窩爾維克去居住，而他在都城刊行的兩篇最後劇本，冬日稗史 (The Winter's Tale) 和暴風 (The Tempest) 分明是一六一一年出版。然而一六一四年又出現了亨利第八 (Henry the Eighth) 這劇本半係莎氏的，但大半卻係勒柝「約翰」 (John Fletcher) 的作品。剛在排演這劇本的當兒，環球戲院忽不戒於火。莎氏和其他社員組織了新的環球，牠在第二年開幕了，可是沒有事實證明他曾替牠做過什麼劇本。

莎氏最後三年的歷史，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一六一六年三月他施行了他的遺囑，把他的一份大家私都遺給他的長女蘇散南，四月二十三日便棄世了。他葬在聖三位一體教堂 (Church of the Holy Trinity) 的聖壇裏，就是他曾經受洗的所在，他的墳墓上刻着一首陳腐的歪詩道：

『爲基督的原故，

慎勿掘此遺骸；

護斯石者得福，

移斯骨者遭災。』

他死後不到幾年，那聖壇中遙臨那座墳墓的壁上屹然立着一方雕刻的墓碑，碑上勒着一篇精妙的拉丁文開端的墓誌，牠的意思是，『見識像涅斯忒（Nestor），天才像蘇格拉底（Socrates），藝術像味吉爾。』

自從莎氏嘗試著作而後，他的作品差不多沒有一個時期不被崇拜被欽慕的。一五九八年，有一位同時代的詩人，說他的維那和阿多尼斯及琉克里斯才情流露，使他的名譽萬世不朽。這一年又有一位名叫米耳茲（Meres）的著作家，把英國作家和古代作家比得極好，他在書上說：『世人都以爲攸夫奧巴茲（Euphorbus）的靈魂寄生在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的身上，同樣，奧維得的優美的機智的靈魂，也在這伶滑的花言巧語的莎氏身上寄生着；他又說：『普羅塔斯（Plautus）和辛尼加（Seneca）算是拉丁民族中喜劇和悲劇的健將，同樣，莎氏也是英吉利民族中兩種劇曲的聖手。』詩人狄格茲（Digges）於莎氏死後曾回想當日準孫和莎氏在倫敦劇壇上競長爭雄，而

學術較劣的莎氏，竟得民衆多數的歡迎。他說，準孫的喜劇的排演，有時候連火爐費，招待費也抵銷不得；但莎氏劇中人物如福爾斯塔夫（Falstaff），王子海爾（Prince Hal），本泥狄克（Benedick），俾阿特立斯（Beatrice），馬爾服力奧（Malvolio）等，只須一經登場，那正廳，樓廳，包廂等處立即客滿了。這可算莎氏最大的榮譽。就連他的敵手準孫對於他那初次刊行的劇本集也貢獻了一首詩，敢於把他和希臘與羅馬的以及歷來的大作家頡頏倫比：

『英國啊，你有一位詩翁可以自雄！』

歐洲的劇景，都仰仗他聖績奇功。

他非一時之學者，乃萬世之文龍。』

第二章 莎氏劇本述要

研究莎氏的著作，爲便利計，普通分作四個時期。第一時期爲一五八九年至一五九六年，第二時期爲一五九六年至一六〇一年，第三時期爲一六〇一年至一六〇八年，第四時期爲一六〇八年至一六一三年。

第一節 第一時期的劇本

一 愛的工作枉費了 (Love's Labor's Lost) 那瓦 (Navarre) 某皇帝和三個大臣，俾龍 (Biron)，雕門 (Dumaine) 和隆加維爾，誓約讀書三年，絕不與婦女接近，其後法國某公主帶她的女隨員來到那瓦，商議國事，他們遂背了誓約。

商議的時候，皇帝愛上了公主，他的三個大臣也愛上了女隨員們。他們向他們的意中人都訂了定情之約，更預備戴面具，着俄國的衣服，喬裝兒去探望她們。她們早聽得這個詭計，便各人也戴

起面具。因此她們見了她們全不認識，卻仍舊獻着殷勤，結果則張冠李戴，盡是一團錯誤。

她們指這些男子既背卻讀書之誓，又忘卻定情之盟，將他們罵個痛快。

凡是本劇情節將趨真實的當兒，總有幾個附屬的人物闖入打諢，所以本劇始終是一齣幻想的喜劇。這班打諢的扮那九位重要人物 (Nine Worthies)，來在這情郎情婦們的中間作梗。情郎們不由不怒火中燒了，打諢的便更加有趣。正在興高采烈，兩位打諢的忽爭吵起來，這時候倘使打了一拳，則真實立現，必將本劇弄糟。故本劇雖當危乎其危的時候，到底避免了暴動；至於真實情節，卻於無意中神妙地寫出一個送信的進來報告公主，說她的父親死了。

情婦們吩咐男子們靜待一年，好做他們愛情的試驗。本劇背景帶着悲劇的色彩，故前幾幕的滑稽調弄，越顯得牠的價值。

最後那些打諢的又進來了。他們唱着一首抒情詩，本劇乃隨歌聲而閉幕。

二 錯誤喜劇 本劇情節非常繁複，像任何錯誤的喜劇一樣。劇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想入

非非，令人應接不暇。或則以弗所 (Ephesus) 的安替福拉斯 (Antipholus) 和德洛米俄 (Dromio)

被誤認爲敘拉古 (Syracus) 的安替福拉斯和德洛米俄，或則敘拉古的被誤認爲以弗所的。加以老伊機溫 (Aegeon) 與其妻拆散已久，一旦再慶團圓，便更見浪漫而美妙。

三 仲夏之夜的夢 (Midsummer Night's Dream) 雅典公爵提秀斯 (Theseus) 將要

和希坡利塔 (Hippolyta) 結婚，織工波坦 (Bottom) 和他的朋友們預備在公爵婚禮行畢後演悲劇匹刺馬斯和替茲俾 (Pyramus and Thisbe) 以誌賀。

赫密亞 (Hermia) 和來山特 (Lysander) 原來是一對情人，因女家反抗極力，預備雙雙逃至他們可以自由結婚的地方。

狄麥多流 (Demetrius) 愛上了赫密亞，而同時又被赫勒拿 (Helena) 所愛。

妖王奧柏綸 (Oberon) 恨王后提太尼雅 (Titania) 違忤意旨，乃命帕克 (Puck) 採取花汁，乘王后睡熟時點入其眼，則醒時逢人便愛了。

赫勒拿尾隨狄麥多流而至妖王的林中。提太尼雅爲花汁所迷，竟愛上了波坦；來山特爲花汁所迷，竟愛上了赫勒拿，這種妖法的顛倒鴛鴦，便是本劇重要的情節。奧柏綸目的既達，因將妖法除

去。情人們從此也不再有惡感，提秀斯遂命赫密亞嫁了來山特，赫勒拿嫁了狄麥多流。波坦和他的同僚們演着那齣悲劇，大家都歡天喜地。

四 味羅那的兩位紳士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發楞泰因 (Valentine) 和普

洛條斯 (Proteus)，兩位少年的紳士，最好的朋友。發楞泰因將要出門旅行，普洛條斯愛上了朱理雅 (Julia)，所以不肯和他作伴。普洛條斯的父親，卻打發他去跟着發楞泰因。朱理雅決意扮男裝追尋着他。發楞泰因在米蘭 (Milan) 愛上了那公爵的女兒息爾微亞 (Silvia)，但她的父親要把她嫁給舒里約 (Thurio)。普洛條斯到了米蘭，也愛上了息爾微亞，他對於發楞泰因很有妬意。

發楞泰因告訴他，說他在那天的夜裏打算和息爾微亞私行逃走。普洛條斯向公爵報告了這件祕密，公爵把發楞泰因驅逐出境，叫普洛條斯勸息爾微亞允諾舒里約的求婚。

發楞泰因流爲匪徒。

普洛條斯向息爾微亞求婚而被拒斥。

朱理雅扮男裝從味羅那來，做了普洛條斯的男僕。他打發她送信給息爾微亞。

在途中送信的當兒，朱理雅遇見息爾微亞剛從家裏逃出，爲着訪求發楞泰因的原故。

息爾微亞爲匪徒所擒，普洛條斯將她救出，要向她強迫允婚，卻被發楞泰因來阻止了他。

普洛條斯求發楞泰因和朱理雅的饒恕，他們便和好如初。公爵見發楞泰因爲人豪俠，不像舒里約那般的卑鄙，因將他的女兒嫁給他。

五 羅美堯和朱力厄特 (*Romeo and Juliet*) 味羅那有孟德鳩 (*Montague*) 和卡飄

勒特 (*Capulet*) 兩氏夙相讎恨。羅美堯屬孟德鳩氏，愛上了那屬於卡飄勒特氏的朱力厄特，她報答了他的愛，爲他們證婚的是一個丐僧。

某日，兩氏巷戰，羅美堯力阻無效，他的朋友麥邱細奧 (*Mercutio*) 遂爲朱力厄特的堂兄替巴爾特 (*Tybal*) 所殺。羅美堯大怒而殺替巴爾特，因此被逐出境。

卡飄勒特氏要把朱力厄特嫁給巴里伯爵 (*Count Paris*)，朱力厄特異常惶急，問計於丐僧。僧給以藥酒一劑，囑伊服下，便可暫時死去，俟葬後僧乃私自掘出伊屍，將伊救活，送至羅美堯跟前。僧又寫信將這機謀告訴了羅美堯，可是那信兒不曾送到。朱力厄特服了藥劑，死而葬於墓中。

巴里伯爵於夜間來到她的墓前哀悼。羅美堯只知道他的愛人已死，也來到她的墓前。兩位情敵格鬪起來，羅美堯將巴里殺掉，於是服毒而死於墓側。

僧果然將朱力厄特救活，她既甦醒，見她的情人已死，乃取羅美堯的寶刀以自殺。

兩氏的家長憑弔這一對情人的遺骸，不禁潸然出涕，從此便不再挾嫌隙了。

六 結果好的都算好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某醫生的孤女叫赫勒拿，她寄養

在魯栖永伯爵夫人 (Countess of Rousillon) 的家裏。她愛上了伯爵夫人的兒子柏特籃 (Bertram)，皇帝的侍衛。

柏特籃將赴前敵，先去參見法國的宮庭，看見皇帝病勢很重。赫勒拿聽得皇帝有病，也到了宮庭，她說她情願用她父親的良方來醫治他，只是醫好了以後，皇帝須准她在那裏揀選一個丈夫。皇帝答應了，她醫好了他，便選柏特籃做她的夫婿。

柏特籃當然服從皇帝的意旨，雖則他很不情願。結婚後他便往佛羅稜薩 (Florence) 從軍去了，預備不再和她相見。赫勒拿離掉伯爵夫人的家庭，喬裝兒來到佛羅稜薩。